

10. 05

40



邦江史資料

第二輯



邗江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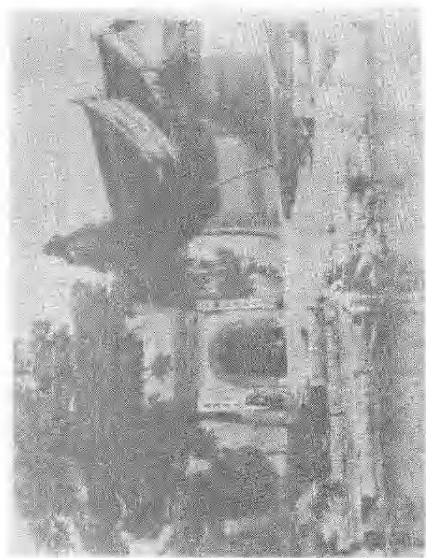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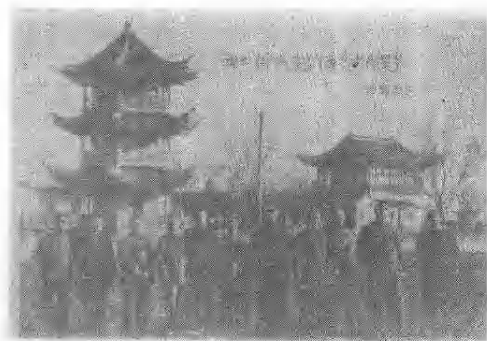
· 内部资料 ·

中国人民政协邗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八月

高 旻 寺 張 力 攝





高旻寺振宗亭

(摄于一九五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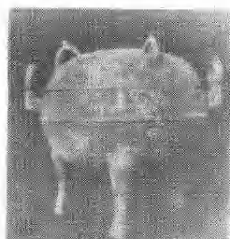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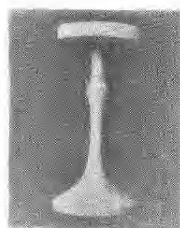
黎光 供稿



乾隆御题锦春园诗碑 乐新雷 摄

恭庙 铜灯(东汉)

杨寺乡砖瓦厂出土



“广陵服食官”铜
(王莽时)

杨寺乡砖瓦厂出土



战国铜剑

杨寺乡砖瓦厂出土



铜香薰(东汉)

杨寺乡砖瓦厂出土

房宁 摄

目 录

一支独特的抗日武装力量

——关于陈文部队成立初期的情况·····	范征夫 (1)
陈文部队之我见·····	王 纲 (13)
悼念抗日义勇团陈文团长·····	范征夫 (15)
抗日时期的施桥区····· 方 正	陈 健 (16)
回忆甘泉区的抗日活动·····	陈 慕 (21)
抗战初期的霍桥夜袭·····	祝 竹 (27)
日特落网记·····	张 醒 (31)
日寇在瓜洲的暴行一则·····	姚海清 (33)
日伪时期的瓜洲警察所·····	李明德 (34)
三江营伏击敌炮艇·····	施其高 (36)
忆新洲地下联络站·····	方海清 (40)
扬州西北乡的一次农民暴动····· 张 醒	张枫梧 (42)
吴意航先生二三事·····	沈德年 (46)
《江都县新志·吴志馨》简注·····	闻 史 (48)
金融巨子胡笔江·····	马家鼎 (51)
胡笔江先生逸事·····	凌延鸾 (58)
胡笔江先生对家乡医药卫生事业的贡献·····	凌延鸾 (60)
回忆私立竞生小学·····	汤惠农 (63)
忆先父王绍鹤·····	王 纲 (66)
我所知道的王绍鹤·····	阚服彬 (72)

瓜洲被誉为“小上海”始末·····	高惠年 (75)
抗战中曾一度繁荣的瓜洲镇·····	孙克勤 (80)
瓜洲久大五洋纱布店·····	高惠年 (83)
瓜洲煤炭转运经销小史·····	阿 莲 (87)
“黑老虎”与裕盛和烟庄·····	村 杰 (91)
公道镇的复兴茶社·····	张枫梧 (96)
我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姚 敏 (100)
瓜洲抽水站的建设经过·····	赵资贫 (105)
瓜洲汽渡码头及配套公路的兴建·····	赵资贫 (112)
归江十坝····· 朱寿章	张福凯 (119)
九牛二虎一只鸡·····	陈 慕 (122)
公道桥的变迁·····	颜呈华 (124)
洲上的公路·····	邱龙华 (126)
回忆瓜洲军桥闸·····	王廷余 (128)
吴安业和《理渝骈文》····· 阙服彬	顾一平 (131)
清代名医吴师机年表·····	阙服彬 (138)
名医夏春农事略····· 夏邦杰	夏邦伟 (141)
宋史铸经 济世培才	
——忆先父阙景辰先生·····	阙牧谦 (144)
回忆先父江静波·····	江华鸣 (149)
张仁山小传·····	魏 生 (154)
先兄阙服彬生平·····	牧 谦 (156)
焦循与医学·····	陶 史 (161)
高秀英舞台生活六十年·····	韦明铎 (163)

著名扬剧演员潘玉兰·····	丁邦元	陶秉荣 (169)
甘泉县志简介·····	陈慕	洪礼仁 (172)
漫话北湖·····		汤杰 (175)
高旻寺史料·····		祝竹 (190)
瓜洲庙会·····		高惠年 (214)
陆游与瓜洲·····	姚文群	顾一平 (217)
郑板桥夜泊瓜洲渡·····		石竹兰 (220)
王播和木兰院·····		戴尔文 (222)
邗江县文物普查成果纪略·····		房宁 (224)

一支独特的抗日武装力量

——关于陈文部队成立初期的情况

范征夫

抗日战争初期，有一支自发的独特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扬州地区。它既不受国民党领导，又不是当地豪绅掌握的地主武装。它最初的番号是“抗日义勇团”，后来改称“江都抗日自卫支队”。由于领导人陈文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当地人通称为“陈文部队”。我在青年时期曾与这支部队有过接触，值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特追忆陈文部队成立初期的一些情况。

一、夜袭保安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日军侵占扬州后，原在扬州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逃亡，江苏省保安大队的一个中队撤到我的家乡江都县第九区黄珏桥镇（今邗江县黄珏乡），驻扎在镇北火星庙内。这些保安队的官兵平日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日军未到即闻风而逃。到黄珏桥镇一带后，强征暴敛，敲诈勒索，吃喝嫖赌，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引起群众痛恨。但恨于威势，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约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站在黄珏桥镇中街我父亲开设的小店门口，忽然发现有十多个全副武装，手持短枪及冲锋枪的士兵，沿中圈门大街两侧，弯腰跑

步向北街前进。我看到他们穿的军装有黄色的有黑色的，不知是什么部队（保安队穿灰色军装），连忙躲进店内，将门关上。不一会听到火星庙周围响起了一阵阵激烈的枪声，接着听到街上人声吵杂，一阵骚乱，不久就平静下来。第二天清晨，我到北街一看，火星庙内保安队全部跑光，有六个士兵被击毙，尸体躺在庙前和西街口。镇上居民说，昨夜这支突如其来的小部队，把保安队士兵抓走一大批，缴去两挺机枪及许多步枪、短枪和子弹。镇上居民对保安队被消灭，心里感到痛快，但对这支小部队是何番号，从何而来，为何要缴保安队的枪，却不清楚。

二、伏击日军

不久，又传来消息说，那支小部队伏击了从扬州进犯天长经过公道桥的日军一个小队，打死日军小队长一名及日军十余人，打伤多人，缴获一批日式机枪、掷弹筒及其它弹药武器，还活捉了一匹大洋马，从日军小队长身上缴到军刀、望远镜等。这支小部队的领导人陈文在伏击中，身先士卒，负伤两处仍奋勇指挥战斗。从此陈文部队的名字到处传播开来，四乡群众受到鼓舞，抗日情绪高涨，纷纷杀猪宰羊，带了许多吃的穿的东西，前往公道桥附近这支小部队驻地慰问。

这时大家才清楚，这支小部队每人胸前佩有一小块横的长方形符号，上面用恭恭正正的楷书写着“抗日义勇团”五个字。问他们为什么叫“抗敌义勇团”，受什么部队指挥，士兵们回答说，我们拥护东北抗日义勇军，所以叫“抗日义勇团”，我们不属任何部队领导，只由陈团长指挥。尽管大家

知道了这支小部队的番号和命名的来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不直接称他们为“抗日义勇团”，而是亲热地习惯地称之为“陈文部队”。

公道桥伏击战后，扬州日军摸不着虚实，再也不敢三五人、一小队人随便下乡骚扰，当地群众过了一阵子太平日子。有些青年农民和散兵游勇参加了陈文部队。到一九三八年初，这支部队已发展到几百人的规模，而且拥有轻机枪十多挺，步枪、短枪、冲锋枪三百多支，成为扬州北乡及高邮南边、天长东边一带的第一支抗日游击队。

三、开展抗日宣传

陈文很重视对群众和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他直接过问下，很快组织起一支以青年男女学生为主体的宣传队。初期有十多人，很快发展到五六十人。他们身穿崭新的草绿色军装，脚穿白色跑鞋，腰间皮带上挂着两颗从日军缴来的椭圆形手榴弹，有的背一支小马枪，有的挂一支盒子枪，个个显得精神抖擞，朝气蓬勃。

他们在武装部队掩护下，曾到黄珏桥镇等地进行宣传鼓动，张贴标语，发表演说，还演出一些活报剧，吸引了很多群众听讲，围观。有一次我在黄珏桥镇和正在演说的几个宣传队员交谈，知道他们是扬州中学撤退下乡的学生。他们胸前的长方形符号上有两排字，上排是“抗日义勇团”，下排是“陈文宣传队”。我听到这些青年队员动人心弦的演讲，在思想上引起共鸣，加上对陈文部队歼灭保安队，伏击日军的英勇行动非常佩服，开始产生参加陈文部队的念头。

四、一批爱国青年投笔从戎

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我们家乡很多青年，为了不愿做亡国奴，纷纷参加陈文部队。这些青年中，一部分是扬州、镇江等城市撤出来的大中学生，因所在城市沦陷，无家可归，所以奋起投军，参加抗日；另一部分是黄珏桥镇、方巷、商家集等集镇的青年，他们受到陈文部队打击日军，取得胜利的鼓舞，决心离开家庭，投入战斗。我和黄珏桥镇《抗日壁报》的几个青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陈文部队的。

说起《抗日壁报》，还有下面一段经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我们黄珏桥镇一批青年、学生、店员，眼睁睁地看到国土大片沦丧，同胞遭到日军铁蹄蹂躏，无不义愤填膺，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又感到身处穷乡僻壤，报国有心，效力无门。同时又看到有些乡亲居民对抗战形势认识不足，抱着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于是由窦恩祥（店员）和我（当时名范光瑶）发起，串联十多个青年，准备在本镇创办一份油印的小报，大声疾呼，宣传抗日。当时我们曾向国民党江都县党政机关申请办报登记，不料石沉大海，杳无下文。在此情况下，我们只好改办《抗日壁报》（一名《儿童壁报》），每周以两大张白纸报，用毛笔书写，在中圈门墙上张贴。内容有国际、国内重大新闻，各地群众抗日杀敌的消息，还有社会新闻、文艺副刊等，看的人很多。

这个壁报虽小，在组织上却较严密，由窦恩祥任社长，我任主笔，卜宝春（即卜幼夫）负责副刊编辑，写稿的人有谢玉符（学生）、杨登禄（即杨竞先，全国解放后任宜昌市卫

生局长）、胡焕章（即胡箭，解放后任装甲兵学校副政委）等十多人。编辑部设在杨登禄家里，因他家地方较大，便于研究、抄写。国际国内消息，靠谢玉符和我用矿石收音机收听合众社、路透社及中央社（当时还没有新华社）的新闻改写。壁报的积极支持和经费赞助者是卜宝春的大哥卜宝鼎（即卜力夫），他是方巷人，家庭是地主，本人原在南京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返乡，他看过各种政治书刊，思想比较开朗，积极主张抗日，不满国民党的一套做法。他与我来往较多，竭力支持我们办报，但他本人不愿出头露面，拒绝担任任何名义。

这个壁报只办了四、五期即被迫停刊。原因是我写了一篇社论，批评一些人不顾国家民族存亡，仍然醉生梦死，干那些败坏社会风气的丑事。这篇社论为当地一些恶势力所仇恨，他们大打出手，把我家的门窗家具捣毁。我父母盛怒之下，再也不准我参加壁报活动。其他青年也受到恶势力的威胁和家长们的干预，退出了壁报工作。因而使这个刚出土的嫩苗不幸夭折。为了这件事，我们这伙青年憋了一肚子气，都想投笔从戎，但又感到请缨无路。正在这时，陈文部队突然来到我们家乡，于是我们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参加了抗日义勇团。

开始，我和谢玉符、卜宝春等几个人，到公道桥参加陈文的宣传队，这个工作对我们这些办过壁报、做过抗日宣传的青年们是适合的。到了宣传队之后，我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唱歌、演戏、贴标语，上街演说，感到生活很有意义。当时唱得最多的是《流亡三部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岳飞的《满江红》，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及一些活报剧。在集体生活中，由于我年纪小（十七岁），不懂

军事常识，曾闹过一个笑话。我把宣传队长发的两枚木柄手榴弹，当木锤使用。睡觉时当枕头，钉钉子当榔头。有次擦枪布塞在枪眼里取不出，我使劲用它敲打通条，这一下把周围的宣传队员全都吓跑，有个队员连声大叫，“放下！放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再敲下去，手榴弹柄子断了就要爆炸。我说，手榴弹不是椭圆形的铁壳吗？他说，那是日本式手榴弹，这是中国式手榴弹。经他这么说，我也大吃一惊，心想好危险呀！

五、部队扩编

在我们参加宣传队不久，陈文部队不断扩大，不仅收编了国民党流窜的各式各样番号的小股部队，而且还把地主武装自卫队吞并过来（如龙尾田的陆广鉴自卫队被改编为一个大队）。到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陈文部队已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并把“抗日义勇团”改名为“江都抗日自卫支队”，由陈文任支队长，闵寿松任前敌指挥官，李小洲任秘书长。听说闵寿松是苏北人，在国民党军校受过训练，是个中级军官；李小洲是江都西北乡人，原是私塾先生，共产党员，因参加一九三三年江都一带农民反对国民党政府丈量田亩、增加人民负担的暴动，被国民党逮捕判刑，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出来。

支队下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杨玉清，原系国民党杂牌部队的一个营长，是个鸦片烟鬼，中等稍高身材，面孔瘦削，留短胡子，拥有人枪三百余，驻在公道桥街上及附近一带乡村。我在宣传队时见过此人，所以留有印象。第二大队长卢海涛，是陈文的亲信，拥有人枪三百左右，其成员是陈文

从江南带来的十几人及创建初期的一些骨干，驻在仪征陈家集一带。他们作战勇敢，经常在扬州通往天长的公路上，打击下乡日军，是陈文部队的主力。第三大队大队长夏远潮，原是国民党江苏省缉私队的一个队长，武器除少数轻机枪和步枪外，大多是驳壳枪、快慢机和冲锋枪（群众称之为花机关枪），成员除缉私队队员外，还有江苏省保安大队另一个中队的部分成员，共约二百余人，驻地是黄珏桥镇及其北面夏家洼、戴家洼、邵伯湖一带的水网地区。夏远潮约三十多岁，是个彪形大汉，他一般不穿军装，穿绸布便衣，一身打扮象流氓模样，出入经常有十多个警卫人员，一律便衣短枪，我在黄珏桥镇上见到过他和他的便衣队，所以印象较深。这个大队纪律很坏，经常以抓汉奸为名，对一些有钱人进行敲诈或者伪装土匪绑票勒索，因此引起群众不满，认为他们败坏了陈文部队的名誉。还有一个警备大队，大队长吴克华，三十多岁，当过军事教官，与陈文关系密切，下辖三个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轻机枪连，一个短枪连，共约三百余人，驻菱塘桥，活动在高邮湖以西地区。

为了保障部队给养，陈文又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由闵寿松兼任主任委员，焦素（名字可能有出入）为副主任委员，许多乡长及地方士绅为委员。该会地点设在黄珏桥镇“一善堂”内，焦素原是黄珏桥镇南焦家庄人，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江都县财政部门任职，熟悉征收捐税业务，与地方士绅和乡长等素有来往，经李小洲介绍，由陈文、闵寿松邀任上述职务，实际主持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但他本人并不愿意担任此职，事后曾对我说：“我不想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更不想帮他们收捐收税，但他们手里有枪杆子，不出来，他们要和我为难。”据我观察，他与陈文、李小洲等人

政治观点上有分歧，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政客。

焦素和黄珏桥镇镇长熟识，经镇长介绍认识我父亲。他希望我父亲出来帮助他工作，我父亲不同意，以后他又提出要把我从宣传队调到经济委员会任文书，我父亲希望我不要远出，就同意了。焦素通过闵寿松把我调回，要我住在黄珏桥镇“一善堂”和他一起办公，任务是发开会通知，做会议记录，掌管经济委员会印信，登记各地各乡缴来款项的数字。焦素不是每天来会，我必须白天、黑夜呆在“一善堂”和各乡镇来人联系。

为了保护经济委员会以及武装催缴款项，前敌指挥部派来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班，住在“一善堂”内，并在门口设有岗哨，这个班有十六个人，班长姓曹（名字忘了），是个老于世故的军人，但性格比较温和，能约束部下。我和他们朝夕相处约两个月，常在一起聊天，感到这十六个人成份复杂，等于是陈文部队的一个缩影。其中有当过红军、被国民党军队俘虏的人，有当过国民党中央军或杂牌军的人，有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和贫苦农民，也有流氓习气浓厚，甚至当过土匪的人。曹班长属于正规军下级士兵中较好的人物，对抗日胜利抱有信心，对老百姓比较和气，对穷人一般表示同情。这一班人都和我谈过他们各自的历史，对我这个土生土长、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来说，通过这些交往，对什么是红军，什么是贫苦工人和农民，什么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什么是中央军、杂牌军，什么是流氓土匪，有了一些认识。